



探索神秘夏文化 打开“最早的中国”

本报记者 王春生
实习生 朱乾朋 文/图

远古时代，尧、舜、禹、夏启等先圣，依托中原大地优越、稳定的自然环境，积累创造了光芒万丈的华夏文化，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以世袭继承王权的第一个王朝，开创了很多先河。夏文化指的是夏王朝区域生活的居民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近年来，我市夏文化探索成果显著，其中叶县余庄遗址的考古成果引发广泛关注。10月13日至15日，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云集我市，参加“2023夏文化论坛——年代学研究”。与此同时，筹备已久的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就展临时展厅于10月14日正式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观看。

已发现67处夏文化遗址

11月14日，在平顶山博物馆第一展厅入口处，左边的墙面展示了“平顶山历史沿革”年代表，一条细长的直线上标注着自远古至夏商周以来历朝的起止时间，“公元前2070年”时间点下写着“夏商这里已构筑城池，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醒目字样。

距此处不远，相继展示着我市数年前关于夏文化的相关考古成果，包括蒲城店龙山遗址发现的古城池模型，以及在该遗址上发现的远古陶器等古迹和其他文物。

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尚彬说，我市此前发现的夏文化成果比较有限，但近几年考古成绩令人惊喜，目前经普查确定的夏文化遗址就有67处。

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晓东说，根据安排，我市于2021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文化相关遗址专项文物调查工作，经过努力，在原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初步确认的17处夏文化遗址基础上，又核实新增夏文化遗址50处。其中，遗址100万平方米以上的有叶县余庄遗址、宝丰县解庄遗址，50万平方米以上的8处，20万平方米以上的8处，20万平方米以下、10万平方米以上的5处，其余遗址为10万平方米以下。

“这次专项调查摸清了我市夏文化遗址的基本分布情况，掌握了大中小遗址的面积、地理分布特点和文化内涵。”李晓东说。

在新发现大量夏文化遗址的同时，我市夏文化考古发掘新成果也让人惊艳，引起国内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10月13日至15日，“2023夏文化论坛——年代学研究”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传统文献中的夏代积年、夏文化科学测年、夏文化的来源与形成、夏文化与周边的关系等话题深入探讨，并实地考察了叶县余庄遗址等地。与此同时，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就展临时展厅在平顶山博物馆二楼正式开展。



↑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酒具鬶



↑叶县余庄遗址发现的红陶缸杯(左)



↑蒲城店遗址出土的陶窑
←宝丰小店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底部有两个文字符号

神秘“礼器”助探中华起源

“这次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就展展出的大多是近几年我市取得的最新的重大考古成果。”尚彬说，最新成果显示，生活在鹰城大地上的人们，在遥远的夏朝已开始创造出惠及后人的灿烂文明。

走进展厅，摆放在显要位置的是一组组体形并不很大的陶器，排列有序，引人注目。我市文物专家、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说，这些陶器来自叶县余庄遗址，在该遗址已发现的器物中，价值最大的是一些墓葬里的随葬器物，这些包括豆、高柄杯等在内的明器，一组组有序排列，有的5组，有的7组，有的9组。

“这样呈现的列器组合，考古也好，历史记载也好，以前从未发现过，在余庄遗址是首次发现。”娄金山说，余庄遗址位于叶县盐都街道余庄村，面积150多万平方米，目前已被确定为河南地区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年至4400年。而公认夏朝是公元

前2070年开始，两者所处时代有相连之处。这些组合器物的出现，表明余庄在进入夏朝以前，已有很成熟的礼制，“这是迄今发现的国内最早的中华文明礼制，价值巨大。”

“这样的考古成果，即使放在国内外学术的最前沿审视，也颇具影响力。”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张水木言语中透着自豪，他说，叶县余庄遗址考古成果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在进入夏朝以前，随葬器物呈列器组合，我国历史上以前没有发现过，这是目前以礼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最早表达；另一个是发现明确的明器，目前也是考古上最早实例之一。”

叶县余庄遗址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考古发掘，2021年被列为“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在“2023夏文化论坛——年代学研究”举行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余庄遗址，不少人认为，这里的古墓葬陪葬有大量极其

规范、带有礼器性质的陶器，是后代列鼎列簋制度的萌芽。

现场看到更多的发现成果后，首次前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颇感惊艳。他说，叶县余庄遗址的发掘成果和地位特别重要，首先是其地理位置位于大别山与桐柏山地带的南北通道上，是扼守南北要道的重要区域，同时遗址规模大、墓葬规格高，“这里应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核心区域，与南方江汉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区域，时间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正好跟夏文化相连接”。

“学术界如今提出先夏文化，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所创立的文化到底在哪儿，目前还在探讨过程中。”岳洪彬认为，叶县余庄遗址的发现，将是探讨夏文化之前中原地区早期国家雏形形成的重要因素。

此外，这次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就展中，宝丰小店遗址、鲁山邓寨遗址也有不少重大发现。

诸多历史谜团有望解开

202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同时，为更好地探究夏文化面貌，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夏文化相关遗址专项调查，初步梳理出相关遗址1000余处。

目前，我市已发现夏文化遗址60余处，多分布在鲁山、宝丰、郟县、汝州、叶县一带，舞钢、卫东区也有所发现。尽管我市进行的夏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仅是其中极少一部分，出土的文物就已让世人震动。

生活在叶县余庄遗址上的先民们创造了最早的礼制文明，蒲城店遗址上的夏朝先民建造了早期的古城和房子。尤其是叶县余庄遗址，面积大、人口多，这些人从哪里来，之后又去了哪里？有哪些部族？发

生过怎样的故事？……对此，我市文物和考古界相关人士称，面对考古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更多新的成果来回答。如叶县余庄遗址一些墓葬发现，殉人跟墓主人不是同一种人，墓主人到底是本地统治者还是外来征服者，难以确定。而殉人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一种是战争的俘虏，一种是奴隶，同样没法确定是哪里人。余庄遗址还发现了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器物、长江流域的器物，这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现象，也可能是人口迁徙所致，而战争、自然灾害等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李晓东说，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点课题，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重大学术研

究课题。截至目前，围绕夏文化，学术界在田野考古和理论研究等方面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夏王朝的主要势力范围或者说是中心区域，主要位于豫西和晋南。下一步，我市要深化夏文化的研究。”李晓东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专题性的夏文化相关遗址调查，同时进行持续性的考古发掘，提供新的考古资料，保护好这些珍贵资源、关键遗址，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了解夏文化。

参天之本，必有根基；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相信通过多方努力，我市夏文化探索会不断涌现新成果，并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展现于世人面前。”李晓东说。